

稀见《三家村老委谈》六种清代抄本考述

张 玄

内容提要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国家图书馆”的《三家村老委谈》六种清代抄本在文献和版本校勘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尤其是抄本在内容上保留了很多通行汇钞本所没有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研究晚明的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特别是徐复祚的生平思想、戏曲理论都助益颇多,应该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关键词 徐复祚 《三家村老委谈》 抄本 价值

《三家村老委谈》(下文简称《委谈》)又名《花当阁丛谈》,原书三十六卷,是明代戏曲家徐复祚所撰的一部笔记。据清顾崇善《里睦小志·文苑》载:“其书初名《花当阁委谈》,凡二十卷,晚自称三家村老,故易其名,卷亦因之而多。”^①“花当阁”为徐复祚书斋名。此书为作者晚年仿元陶九成《辍耕录》而作,内容广泛,如其曾侄孙所说:“大抵记朝廷典故,忠贞邪佞,孝义节烈,高人逸事,仙佛奇踪,豪猾盗贼,倡优乞丐,术数伎巧,与夫街谈巷议,善恶果报,可兴可观,无不胪列。”^②学界对此书的关注当以辑录其中曲论开始。1912年,邓实、缪荃孙编辑《古学汇刊》,从书中辑得相关资料,并与所辑何良俊曲论合并,名为《何元朗徐阳初曲论》^③;后任二北进行增补,称为《三家村老曲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的《曲论》即参考二人所辑整理而成。从现存资料可知,作者生前并未刊刻此书。作者去世之后,由于子孙保管不善而散佚殆尽。现在存世的刻本和抄本,除去重复的内容,仅为原书的四分之一。此书的通行本为清嘉庆间藏书家张海鹏辑刻的《借月山房汇钞》本(后文称“通行汇钞本”),书后有藏书家黄廷鉴和徐复祚曾侄孙述曾的两则跋文。据跋文交代,先是

① 顾崇善《里睦小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②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续修四库全书·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③ 有不少学者称,邓实所辑徐复祚《曲论》是从《借月山房汇钞》本《花当阁丛谈》中辑录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汇钞本《丛谈》中无此内容。其次,将《古学汇刊》中的《曲论》仔细阅读后,发现其与笔者所见鱼元傅抄本《三家村老委谈》卷七《琵琶》一篇内容基本一致,仅在文字上有个别差异。而且《曲论》的文末和提要中,明确注明来源为《三家村老委谈》,只是未能说明是何种版本。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八·曲类)著录有一部《三家村老委谈》□卷,明海上徐复祚阳初编。注为:“旧写本,曲话之属。(缪氏艺风堂遗书,壬戌)”同样是傅氏订补的《藏园订补郎亭知见传本书目》(集部十·词曲类)中也增补有一部《三家村老委谈》一卷,明徐复祚撰。注为:“清写本,缪荃孙遗书。”二者疑为一书,而这部《委谈》仅有一卷,且内容为曲论,应该就是《琵琶》一篇。缪氏曾参与编辑《古学汇刊》,其中《何元朗徐阳初曲论》中的“徐阳初”部分,可能就是缪氏所提供的,而《曲论》也很可能为缪氏所辑。查《艺风堂藏书续记》,卷二著录有《三家村老委谈》十二卷,注为“传抄本,明徐光祚撰”(“光”字应作“复”,缪氏误记。此书民国壬子艺风堂刻本已误,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和凤凰出版社《缪荃孙全集》两部整理本均一仍其误,未加校改)。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著录为我们了解《委谈》一书的版本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缪氏所藏的十二卷抄本,比现存的鱼元傅所抄七卷本和通行的八卷本除去重复部分之后相加总和还多出三卷,是目前所知保留原书内容最多的一种版本。遗憾的是缪氏藏书几经丢失、售卖,此十二卷抄本的下落已难知晓。

康熙年间徐复祚曾侄孙从朋友家中抄得六卷，后嘉庆时黄廷鉴又从书坊中得到二卷。遂将此二卷冠于卷首，共计八卷，付与张氏梓行，改称《花当阁丛谈》。

一 六种清代抄本的版本及著录情况

据笔者所见，《三家村老委谈》现有几种清代抄本存世，收藏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内。这些抄本，有些著录于书目中，有些则未见任何著录^①。笔者因近来参与整理《徐复祚集》，故走访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藏书单位，对《三家村老委谈》几种现存抄本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和比勘。笔者发现，这些抄本无论在内容还是文字上均有通行本所不及的地方，而这些发现均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为了全面交代此书的现存版本情况和方便后文的分析，兹将笔者所见六种抄本加以考述。另外，南开大学藏本前人交代不详，亦附带作一介绍。

1. 清乾隆十七年过录鱼元傅抄本《三家村老委谈》七卷《家儿私语》一卷^②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一函四册，白纸抄写，线装。半页九行，行二十六字。书中钤有“海昌陈琰”朱文方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朱文长方印、“古书流通处”朱文长方印^③。此书不分卷，实为七卷，每卷前有目录。第一卷首页题为“三家村老委谈”，下题“海上徐复祚阳初甫编次”。书中有朱笔批校，“玄”字缺笔。此本缺少通行汇钞本的一、二两卷，也就是黄廷鉴所得两卷。对比通行汇钞本，此书第六卷在内容上多出不少，且卷七为通行汇钞本及其他抄本所无。此卷不仅使《三家村老委谈》在卷数上得到补充，而且为我们研究徐复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此抄本所附《家儿私语》一卷有残缺，末卷末页有鱼元傅和曹炎跋文两则，兹录于下：

徐复祚字阳初，号谟竹，大司空弼之孙。博学能文，尤工词曲。钱宗伯题其《小令》，以高则诚为比。所著传奇，若《红梨》《投梭》十数种，皆脍炙人口，又尝仿陶九成《辍耕录》作《村老委谈》三十六卷，《柳南随笔》载之甚详。余于辛未夏，访其族孙位之，得七卷，又于他处获蠹蚀残《家儿私语》半卷，系“花当阁”原本。“花当”，阳初读书处也。似阳初之才，著述如此之富，落落数十百年，近在一邑，几不可复见，能无为之前望兴叹。穷乡孤坐，抄竟，订成两册，遣景光亦以仰前哲也。卷中有诟讪杨忠烈公处，持议既已丑正失人，且修其私衅，亦伤浑厚。后之读是编者，略其言之或有讹谬，而矜其学之博也。乾隆十有七年，岁在壬申，中秋鱼元傅识于白茆王氏书塾。

久不得夷坚寓目，心亦劳矣。适虞兄以是书惠视，深获吾心。点阅一过，书中有似是而非者，妄为改迳。此所谓愚而好自用也，知己容之否乎？乾隆十九年新秋日曹炎志。

此抄本实为常熟图书馆藏鱼元傅乾隆十七年抄本的“过录本”，但抄录时代难以确考。鱼元傅和曹炎

① 《日本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书目》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有一部陆心源十万卷楼旧藏抄本，云：“《三家村老委谈》，六卷，明徐复祚撰，写，六册。”又，日人河田黑所撰《静嘉堂秘籍志》亦著录此抄本，并录有卷末徐复祚曾侄孙述曾跋文一则。“十万卷楼”为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藏书楼之一，陆氏死后，其子将书廉价卖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此抄本笔者未见，内容、行款不详。是本亦不见有人提及，姑附录于此，以资参考。

②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中均著录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鱼元傅抄本。事实上，这一抄本早已不在该馆。此抄本原为瞿凤起先生旧藏，于“文革”中被保存到上海图书馆，“文革”后因落实政策，上海图书馆又将其归还给瞿先生，后来瞿先生将归还的图书全部捐给了家乡的常熟图书馆。另外，国家图书馆所藏鱼元傅抄本在姜智《徐复祚的生平和著作》（《戏曲研究》第19辑）一文中有介绍，并对抄本中部分资料加以分析，惜作者介绍比较简要，未加详考。

③ “古书流通处”为陈立炎于1911年在上海设立的书店，专门印售古旧书籍。据此印章可知，此抄本曾在“古书流通处”保存或出售过。另外，古书流通处曾编有《古书流通处新旧书目》，待查。

均为清代藏书家。曹炎，字彬侯，常熟人。喜抄书、藏书，家藏书万余卷。顾广圻云“常熟嗜手抄者，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至彬侯殿之。”^①而鱼元傅，字虞岩，号东川，昭文（今江苏常熟）人。《苏州府志》中引《吴卓信文钞》云：“鱼元傅，字虞岩，翼子。素嗜书，尤好金石文。穷岩绝壁，手自摹拓，证以志传。秦汉铜器，宋元名迹，立辨真伪。熟于里中掌故，邑志缺佚及违异者，搜讨古籍及名贤碑版，订误拾遗。邑人推旧献焉。”^②顾镇《鱼虞岩墓表》中云：“尤熟于里中掌故，凡寸緘片纸，为乡先辈所遗者，宝护如拱璧。”^③由这两则材料，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鱼氏抄录此书的原委。此本著录于《中国古籍总目》子部杂家类。

2. 清绿格抄本《三家村老委谈》五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函四册，五卷，线装。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半页十行，行二十三字，框高 18.8 厘米，宽 13.3 厘米。绿色格纸小楷抄写，字迹工整，惟有第四卷字迹与他卷不同。版心下方题“斟鄩楼学”或“一笏斋”。封页题“三家村老委谈卷一二”“共四册”“一笏斋藏”，并钤有“图整库”朱文长方印。卷一首页题“花当阁遗稿”“海上徐复祚阳初甫编次”。此书一、二两卷合订为一册，其他均为每卷一册，每卷前有目录。首卷首页钤有“翁斌孙”白文方印。书前录有王东淑《柳南随笔》一则，末卷末页题“丙寅孟夏云峰居士录”。书中有翁斌孙朱笔手校，书眉处有朱笔校语。书后有翁斌孙抄录的两则材料，并附有题记，云：

余既命童子抄《委谈》毕，偶阅建溪魏浚西事耳，得此两条以其足相印证，因手录之。辛丑六月朔日笏斋记。

此题记下亦钤有“翁斌孙”白文方印一枚，翁斌孙为清末藏书家，是大学士翁心存的曾孙，两代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笏斋”是他的号。翁斌孙死后，翁家藏书有的散佚，有的则分别捐给南京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而一部分书籍由其幼子翁之熹保存，后翁之熹于 1950 年夏将这部分书籍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此抄本即为当时翁之熹捐赠的藏书之一。

从题记可知，此书是他命人抄录的，书中的朱笔批语即为翁斌孙所题。卷末署“丙寅孟夏云峰居士录”，“云峰居士”其人，不详。翁斌孙生卒年为 1860—1922，其中只有 1866 年为“丙寅”年，而此时翁斌孙只有六岁，似乎和题记中所交代的内容不相符。题记的写作时间为“辛丑”，即 1902 年，这才是翁斌孙命人抄录的真正时间。笔者怀疑此书卷末所题“云峰居士录”等字样，乃是抄录者依照原本抄录下来的，而此抄本正是“云峰居士录”的过录本。推测仍需进一步的考证，本文为谨慎起见，将其称为“清绿格抄本”。

此抄本书眉的朱笔批语中数次与“原本”对勘，如《王化》一则批语道：“‘正德辛乙进士’原本旁注”；《严中丞》一则书眉曰：“‘辛丑进士’原本小字旁注”；《蒋少恭》曰：“‘丁未进士’四字原本旁注”。可知翁斌孙用所抄本对校过，笔者又将这些“原本”特征与其他几种抄本对比，结果均未发现有此“原本”痕迹。此书《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在子部杂家类。

3. 清云峰居士抄本《三家村老委谈》一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封页题为“三家村老委谈”。首页题“三家村老委谈”“花当阁遗稿”，钤有“翁斌孙”白文方印。尾页亦署“丙寅孟夏云峰居士录”。半页八行，行三十字，无界。页高 25.5 厘米，宽 13.4 厘米。有卷目。书中有少量朱笔校迹。此本只有一卷，相当于通行汇钞本的第八卷。此书与上文所述绿格抄本同为翁斌孙所藏，而字迹、纸张则不甚相同，不知是否为云峰居士抄本的残本，姑存之待考。此本不见任何著录。

① 参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38 页。

② 李铭晚（同治）《苏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609 页。

③ 参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第 490—491 页。

4. 清光绪间常熟翁氏绿格抄本《三家村老委谈》四卷^①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此本四卷，附石田先生事略一卷。分为上、下二册，每册两卷，线装。左右双边，单鱼尾，白口。半页十行，行二十八字，框高19.6厘米，宽15厘米。上册封页题“虞山徐复祚撰，记邑事者不过十之二三。卷一，卷二。三家村老委谈”；下册封页题“共两册，瓶庐抄。卷三，卷四。附石田事略一卷。三家村老委谈下”。每卷前有目录，首卷题“海上徐复祚阳初甫编次”。卷一首页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末卷末页钤有三方印记，自上而下分别为：“翁”白文圆印、“翁同龢宜寿昌”白文方印、“松禅老农”朱文方印。此本相当于通行汇钞本的第三到第六卷，而此抄本在第四卷内容上与其他抄本一样，多于通行汇钞本。书中有翁同龢手校和题记三则，其卷首一则题记云：

徐复祚，字阳初，吾邑人，尚书恪（“恪”字应作“栻”）之孙也。邑志称才度双美，所著词曲颇多，至《村老委谈》一种，散佚不完。此四卷，从归云林家抄得，不知是足本否。松禅。

其兄昌祚为比部郎，坐事自戕死，邑中相传徐公子者。豪侈无度，以杨梅数十石，就桃源涧踏之作红瀑，又于方塔上飞金箔，西湖中放万盏湖灯，人呼为徐三败云。

笔者参考《常熟翁氏藏书图录》中翁同龢的笔迹，确定为真迹无疑。而这则关于徐复祚之兄徐昌祚的逸事，不见于其他文献，可对其兄的事迹略为补充。根据题记中的交代，是书从归云林家里抄录，“归云林”其人不详，“松禅”为翁同龢的号。卷二和卷四末页均有题记，分别云“此二卷孙蕙、程福所抄，壬寅七月望日校一过。瓶居士记”；“壬寅腊月十三日孙蕙抄毕，乃正其讹，不能尽也。长瓶”。“壬寅”应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此时翁同龢已七十二岁，被光绪帝罢官归乡，并于两年后去世。翻阅《翁同龢日记》，发现确有此事的记载。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七月初三日（8月16日）日记中写道：“晴，有云气，酷热不可耐。惠夫来。一事未作。长庆服蒋方稍可。金门从归云林家借得邑中杂记数册，内《天启崇祯宫词》《牧斋年谱》《三家村老委谈》下（二卷）未见，余皆有。又五册，录邑人诗文。晚访金门。夜热极，不得睡，从来所无也。”^②又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七月十六日（8月19日）的日记中云：“阴，转热（九十度），挥汗不已。校《村老委谈》二卷。”（《翁同龢日记》卷七，第3451页）据《日记》所载，“孙蕙”为翁同龢家仆。通过这两则日记，我们便可以大概知道这部书的抄写时间和经过了。

此书在《国立南京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录》《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中均有著录。台北新兴书局所编《笔记小说大观》中收录的《三家村老委谈》即据此本影印。

5. 清无名氏抄本《三家村老委谈》七卷附《家儿私语》一卷

南京图书馆藏。四册，线装，每册两卷。白纸小楷抄写，字迹工整，且无圈点删改痕迹（仅跋文落款“傅”字误抄为“博”，而加以修改），可视为精抄本。页高19.7厘米，宽13.3厘米。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此书不分卷，实为七卷。每卷前有卷目，首卷首页左上题“三家村老委谈卷”，左侧下方题“海上徐复祚阳初甫编次”。书后录有“鱼元傅跋文”一则，书中“玄”字缺笔。此抄本无钤印和抄者题识，笔者暂将其名为“清无名氏抄本”。

此抄本与国图、常图所藏鱼元傅抄本《三家村老委谈》的内容、卷数、文字完全相同，唯独缺少曹炎跋文。所附《家儿私语》较之国图藏本多了不少内容，显然不是鱼元傅在跋文中交代的“半卷残本”。而此本内容、篇数恰与民国赵诒琛所辑《丙子丛编》本《家儿私语》基本一致，不知是否为完帙。此书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中，著录在子部杂家类。

① 因《笔记小说大观》收录的影印本文字间有漫漶，且不利于考察抄本的版本情况。笔者经与台湾“国家图书馆”沟通，得以在其图书馆的网站上浏览全部高清影像资料。虽非原本，亦为幸事！

②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七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392页。

6. 清寄桐居主人抄本《三家村老委谈》四卷

南京图书馆藏。分为上、下二册，线装，每册两卷。竹纸，小楷抄写。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页高18.7厘米，宽12.4厘米。无界。上册封页题“三家村委谈上，归氏藏本”；下册封页题“三家村委谈下”。抄本每卷前有卷目，卷一目录首页题“三家村老委谈卷一目次”，下方署“寄桐居主人手抄”，首卷首页题“三家村老委谈卷一，海上徐复祚阳初甫编次”。抄本上、下册的首页、末页均钤有“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书内有朱笔校迹，“宁”、“淳”二字避讳。此抄本相当于通行汇钞本的第三到六卷，其卷数、内容均与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翁氏抄本相同。据《翁同龢日记》的交代，翁氏抄本是借归云林藏本抄录的，而寄桐居主人抄本封页恰好写有“归氏藏本”字样。笔者又将两部抄本进行了一番比勘，结果发现两部抄本不但在缺字、误抄、小字注释等方面颇为一致，而且书中许多朱笔校改的地方也基本相同。综合以上情况，笔者认为翁氏抄本即为寄桐居主人抄本的过录本，而封页所提到的“归氏”，就是归云林。此书著录于《中国古籍总目》子部杂家类。

另外，谢国桢先生在《明清笔记谈丛》中提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但谢先生只做了简要的介绍，对其版本情况和内容价值均未做全面交代，使得此抄本也始终没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①。今一并介绍如下：《三家村老委谈》五卷，一函四册，线装。此书为残本，原有六卷，现存五卷，缺第五卷。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此本卷一无界行，字迹、纸张均与他卷不同，剩余五卷为黑格纸和无界白纸抄录。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框高17.2厘米，宽11.6厘米。首页钤有“醉竹书屋”白文方印、“南开大学图书馆”朱文方印、“浙江卢氏宝凤楼藏书印”白文方印。书中有朱墨双色的圈点、批校，此本涂抹删改甚多，书眉中有较多评语和重抄的内容。书口题“村老委谈”，版心下方题“宝花学舍”。书后录有徐复祚侄孙所作跋文一则。卷二首页署名“三家村老委谈卷二”，下方有朱笔所题“漱芳家塾”四字。左侧题“花当阁遗稿”，下方题“海上徐复祚阳初甫编次”。此本相当于通行汇钞本的第三到八卷的内容，首卷纸张、字迹与他卷迥异，无卷目。而且内容较之他本缺少甚多，他本此卷均为四十七则，而此本仅有十九则，缺二十八则。此书原为慈溪冯孟颀伏跗室藏本，著录在《伏跗室善本书目》中，注为“宝花学舍稿本，中经人改削”^②。

从上述抄本的版本情况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抄本的卷数不尽相同。而将抄本与通行汇钞本的卷数相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③。兹将它们的比较情况，列于文下：

通行汇钞本：缺鱼元傅抄本第七卷。

① 参见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② 参见骆兆平《伏跗室书藏记》，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按：骆氏在《伏跗室善本书目校注》中云：“散出，四册，售予谢国桢。”

③ 赵虹在《明代戏曲家徐复祚笔记〈三家村老委谈〉》（《东方收藏》2010年第11期）一文中，还提到常熟图书馆藏有一部鱼元傅抄本《三家村老委谈》，以及常熟博物馆藏丁祖荫“淑照堂”抄本《三家村老委谈》。赵氏认为“此本与常熟图书馆所藏之本同出一源，为鱼元傅抄本的过录本。且丁祖荫与八千卷楼丁丙所藏抄本进行校对过，漏字讹误之处用朱笔记录于书眉，不同之处均用朱笔写于正文处，订正了不少差错，质量较胜鱼氏本”。笔者查阅《八千卷楼书目》，未发现有此抄本的相关著录。赵文所提到的鱼氏抄本，笔者曾有幸经眼。此抄本四册，不分卷，实为七卷，附《家儿私语》一卷。每卷前均有卷目。末卷末页有鱼元傅和曹炎跋文两则。抄本页高24.4厘米，宽15厘米。无界。半页九行，行二十六字。内有朱、黄双色圈点和批校。抄本用纸，均有明显拼接痕迹，且有修补。是书钤印累累，流传有序。共钤有：“闲止楼”“文章千古事”“每爱奇书手自抄”“鱼元傅印”“鱼虞岩图书记”“开封十世孙”“贤者而后乐此”“曹炎”“彬侯”“铁琴铜剑楼”“古里瞿氏”“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退还图书章”“旧雨重逢”“别来无恙”“常熟图书馆藏”十六枚印章。鱼元傅的藏书后来归“铁琴铜剑楼”收藏，但此书不见于《铁琴铜剑楼书目》。从印章、跋文、纸、字等方面来看，此抄本应该就是乾隆十七年鱼元傅抄本的原本，它也是后来《委谈》“鱼氏抄本”系统的祖本。丁祖荫抄本笔者未见，但通过赵文可知，丁祖荫抄本只是鱼氏抄本的过录本，内容上也基本一致，只是校勘方面更加优越而已。

鱼元傅抄本：缺通行本第一、二卷。

清绿格抄本：缺通行本第一、二、七卷，鱼元傅抄本第七卷。

清云峰居士抄本：缺通行本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卷，鱼元傅抄本第七卷。

清翁氏抄本：缺通行本第一、二、七、八卷，鱼元傅抄本第七卷。

清无名氏抄本：缺通行本第一、二卷。

清寄桐居主人抄本：缺通行本第一、二、七、八卷，鱼元傅抄本第七卷。

南开大学藏抄本：缺通行本第一、二卷，鱼元傅抄本第七卷。（第五卷散佚）

由以上统计可知，抄本皆缺少通行本的第一、二两卷，也就是黄廷鉴从书坊所得两卷^①。在抄本中，鱼元傅抄本所保存卷数最多，云峰居士抄本最少，仅有一卷（或因抄本散佚较多）。而且抄本均名为《三家村老委谈》，首卷均为《严中丞》一卷，也就是通行本的第三卷。这种卷数上的差异，很有可能是长期经众手抄录而造成的。而抄本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书的主要流传方式。另外，从抄写者的身份和所在地域中，我们可以知道，此书长期在常熟一带的文人和藏书家之间辗转抄录。

二 六种清代抄本的内容及其与通行本的差异

笔者所见到的六种抄本，虽然彼此在卷数和篇目上有所差异，但它们相同部分的内容，则基本一致。将它们与通行汇钞本对比，我们会发现，通行本在内容上缺失甚多。

抄本中内容最完整的，当属鱼元傅抄本。鱼氏抄本的第七卷，共有 80 则，是现存诸本中篇数最多的一卷。此卷主要记载岁时民俗，也有一些关于徐复祚戏曲创作和理论的内容。因为此卷为他本所无且较为重要，兹将卷目列表如下，以资参考：

乾隆十七年鱼元傅抄本《三家村老委谈》卷七目录									
贺至节	花信风	岁首占	月忌	角张	正五九月忌	耗磨日	社	禁火被楔	屠苏
推闰歌	节气歌	立春歌	二至九歌	神郁	浴佛	端午	孟兰盆	九日	腊
雉	渔舟多婴儿	月影	轮回	命数	地狱	忏悔	避煞	雷击	游月宫
更点	花九锡	信天翁	投梭	做七	宋江	方腊	纸牌	家禽野禽	酒醋
拜	妇人拜	命	道学	韩湘	逍遥楼	鸿门	历书	虹	孝子
风水	彭祖	算命	报应	天理	自障叶	定数	文	医	义乳
山神	贫	逆濠	谶	天道	相	国凶	冠制	十二肖	钟声
押字	张仙	人中	须发	善喻	张大帝	双修	宅制	字号	琵琶

此卷卷首有题记一则，交代了卷中所记内容。题记曰：

村老曰：此卷所记，皆时俗所尚，近在耳目。儿席乃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故者，故为拈出。然悉在先正载籍中，非敢妄谈臆说也。时天启岁在丁卯夏五月。

除鱼氏抄本的第七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外，笔者还发现，抄本的《先王父》一卷除去翁氏抄本所误抄的一则，几种抄本的内容和篇数上并无较大出入，共计 34 则。但将抄本与通行汇钞本对比，则会发现通行汇钞本在篇目上较之抄本少了 11 则，具体为：《先王父》《永嘉土地》《卢次

^① 关于抄本为何皆无通行本一、二两卷的问题，从黄廷鉴的跋文和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应该排除作伪的可能。《委谈》一书散佚严重，这两卷稿本被黄廷鉴得到之前又未经他人抄录，而《汇钞》本刻印之后，又因卷帙浩繁，不便查阅，自然难于抄录。

梗》《黄先生》《盛尚书》《邵武巡检》《聂司务》《赵司成》《黄宪副》《杨铁崖》《李卓吾》。而在通行汇钞本的所有篇目中,有6篇缺少篇末“村老曰”的内容,他们是《刘大瓢》《义盗》《冯子》《俞先生》《云南巡按》《文太史》。在这些缺失的内容中,部分涉及了徐复祚的思想和生平事迹,颇可参考。对此,后文将有详细论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各本正文中的阙文情况基本一致,而阙文之处大都以空格代替。抄本在这方面的不同之处较少,这说明这些抄本的文字具有某种相近的来源。相反与正文中的阙文情况相比,书中小字注释的部分则各本不尽相同。而这些注释文字有的是作者所加,有的则可能是后来抄录者加上去的。另外,笔者发现鱼元傅抄本相对于其他抄本,其小字注释的缺失很有特点,大都为记载人物何时仕进的内容,如《陆侍郎》一则缺“弘治乙丑进士”;《王化》中“正德辛乙进士”;《蒋少恭》中“丁未进士”。鱼氏抄本出现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该抄本与其他抄本并非同源。笔者又将内容较为完整的清绿格抄本、鱼元傅抄本、光绪间翁氏抄本、南开大学藏抄本、清无名氏抄本、寄桐居主人抄本和通行汇钞本七种版本,选择一些篇目进行了仔细比勘,笔者发现诸种版本在文字上互有优劣,很多文字上的差异可以断定为抄录不慎而致误,并没有版本上的明显异同。

由于抄本的流传过程缺乏稳定性,抄录时容易产生脱、衍、误抄等现象,我们很难一时做出非常清晰的版本关系的判断。但这些抄本依然为我们了解此书的版本源流,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和珍贵的线索。利用现有的比勘结果,我们可以将《委谈》一书的版本源流总结如下:

据笔者所见资料,《委谈》一书最早的抄本应该是其曾侄孙述曾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抄录的六卷本。乾隆间,鱼元傅在徐复祚的族孙那里抄得更加完整的七卷本并附有《家儿私语》半卷。此本现为常熟图书馆度藏,国家图书馆、常熟博物馆所藏的抄本均为这一鱼元傅抄本的“过录本”。南京图书馆藏本虽非鱼氏抄本的“过录本”,但其篇目、内容均与鱼氏抄本无异,应属于同一版本系统。除了徐复祚曾侄孙抄录的六卷本和鱼元傅抄录的七卷本两种时代较早的抄本之外,南开大学所藏抄本,从其纸、字、批校等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它也是清代前期抄本,而且与六卷本较为接近,应为同一系统。在徐复祚去世后的一百多年中,《委谈》一直以抄本的方式得以保存和流传。直到嘉庆十一年左右,张海鹏辑刻《借月山房汇钞》,将六卷抄本和黄廷鉴购得的二卷合为一书,至此《委谈》才有了刻本流传。道光至同治时期,寄桐居主人抄录了一部四卷本《委谈》,而后在光绪年间,翁同龢命仆人过录了这部四卷本。同时期又出现其侄孙翁斌孙命人抄录的五卷本,另外还有残存的云峰居士抄本一卷。将他们与鱼抄七卷本和徐复祚曾侄孙抄六卷本比勘之后,笔者发现两部四卷本的文字与鱼氏抄本更为接近,它们应属于同一系统。虽然翁同龢与其侄孙翁斌孙两人过从甚密,但它们抄录《委谈》的来源并不相同。而翁斌孙抄录的五卷本和云峰居士抄的一卷本有着同源的关系,将他们与鱼氏抄本和六卷本简单比对之后,笔者认为这两部抄本与六卷本有着更加亲密的关系。

综上所述,现存《三家村老委谈》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为鱼元傅抄录的七卷本系统,他们包括常熟图书馆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本、国家图书馆藏本、寄桐居主人抄本、常熟翁氏抄本、丁祖荫“淑照堂”抄本;一为徐复祚曾侄孙述曾所抄六卷本系统,属于此系统的有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抄本、通行汇钞本、云峰居士抄本、绿格抄本。

三 六种清代抄本的价值

上述《三家村老委谈》的六种清代抄本,对于我们研究此书的版本源流、成书过程以及流传情况,提供了丰富且可供参考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抄本保留了大量通行汇钞本所没有的文献资料,而这些资料涉及面颇广,对于了解晚明的社会、文化、民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我们深入研究徐复祚的生平事迹、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均有着积极的意义。笔者将这些抄本的价值,大致概

括为四个方面：

1. 抄本为整理更加完整精善的《徐复祚集》奠定了基础

通过上文的考述，我们可以知道，抄本中保存了通行本所没有的内容，而这些文献仅靠抄本才得以流传，其价值自然非同一般。由此，还可以纠正我们对此书存佚情况的错误认识。长期以来，大多数戏曲、小说书目和相关论著，称《三家村老委谈》原书三十六卷，现存八卷。事实上，抄本与通行本相同的内容有六卷，鱼元傅抄本第七卷为他本所无，再加上通行汇钞本第一、二卷，共计九卷。从目前资料来看，这应该是此书真实的存佚情况。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抄本，进行仔细校勘，从而整理出一个更加完整且更为精善的本子。这样一个整理本的出版，必将会让更多人了解徐复祚这位戏曲家，并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这是六种清代抄本发现的一个重要意义。

2. 有关生平思想的资料可以为全面研究徐复祚提供帮助

对于徐复祚生平事迹资料的钩稽，姜智先生的《徐复祚的生平和著作》和徐朔方先生的《晚明戏曲家年谱》最为全面^①，而抄本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做进一步的补充。如上文所举鱼元傅抄本第七卷的题记，题记写于第七卷创作完成之后，从题记中，我们可以知道天启丁卯年（1627），作者仍然在继续《委谈》的创作，而此时作者已经六十七岁。这证明，徐复祚的卒年很有可能是在此之后的数年间，或者更长。此外，抄本中还有不少有关于徐复祚生平事迹的资料，足资参考。兹举数例如下：

或问天理果可恃乎？曰：“余少为人所忌嫉，四十年何日不置身鼎俎，今望七矣，尚幸存无恙，非天理能至是乎。”（《天理》）

或问村老，每自称信天翁何与？此见之杨用修《丹铅总录》云：“信天翁，鸟名。”余素不善治生，然幸天不绝其禄，得延至今，故以为况。（《信天翁》）

或怜村老贫，突烟尝不青，问何以自遣，曰：“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尝盛暑时文采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至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索然如谷雏，遂自鸣曰：‘得过且过。’”问者捧腹。（《贫》）

或问：“文章果有定价乎，何子每有所作，随而议其后者比比也？”（《文》）

余性最爱花，而贫无所得。（《花九锡》）（以上内容均出自鱼氏抄本卷七）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徐复祚因为自己“不善治生”陷入贫困的窘境，而作者在文中所表现出的乐观，更多的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在这样的条件下，作者的著述自然不能付梓，也就难免散佚了。

徐复祚的思想中有着较多的命定论和神鬼论内容，这在通行汇钞本和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家儿私语》中已有充分地体现。抄本同样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如《命数》《忏悔》《定数》《天理》等等。这种思想看上去带有浓烈的宗教意味，实际上是颇为复杂的。徐复祚本人并不是一个宗教徒，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他颇为痛心的家事，有一些则是人生际遇的感触，而作者正是借助于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不幸的遭遇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和心灵的慰藉。此前学者在这一方面的论述并不充分，特别是对徐复祚思想的变化更是知之甚少。抄本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探究其思想转变过程。如作者在《冯子》篇末的“村老曰”中说道：

余平生不信鬼，见人谈及鬼附人之事，必斥之以为诞妄不经。冯子虽未目击，然传者万口一词，必无妄理。其诗与文工拙不足计，独积学以成其质，若愚以全其真，斯二语似有谓之言，无论非童子口吻，即厥文亦未必能办，乃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传记所载鬼事，何止千百。即王辅嗣、阮遥集、嵇中散亦尝目睹，然皆以形著，未闻入人方寸，易人肺肠。顿令闻者明，窒者通，

^① 1986年姜智先生在《戏曲研究》（第19辑）上发表了《徐复祚的生平和著作》一文。1990年徐朔方先生在《艺术百家》上发表了《徐复祚年谱引论》，后《年谱》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徐朔方集》中，二者以《年谱》影响最大。

若斯鬼之于童子也。奇甚矣，特为记之。

晚明是一个思想文化极为活跃的时期，出现了不少引领一时风潮的个人或党社。李贽便是其中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而徐复祚站在了反对李贽的行列中，抄本《李卓吾》一则，作者不但对李贽其人、其书提出了质疑，还引用了内阁首辅朱国桢等人的文章支持自己的观点。在《道学》一则中，徐复祚对晚明社会中聚众讲学的“假道学家”和东林党人进行了批判，文中说道：“近赖朝廷清明，正人秉政，此等宵人，一时划削，殆无遗类。尝谓此一举也，堪与高皇帝廓清海内，再造乾坤同功。何幸！村老得快睹之，此道学之流弊也。”（载《三家村老委谈》鱼氏抄本卷七）作者对东林党极其痛恨，固然与其同母兄昌祚之死有关，但他认为魏忠贤等人对东林党人的杀戮是正确的，则是完全站错了立场，这也就难怪其生前死后都不断遭人指责了。

3. 有关戏曲创作和曲论的资料可以深化对徐复祚戏曲创作思想的认识

徐复祚的戏曲创作和曲学理论在戏曲史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的《红梨记》和《一文钱》流传广泛，影响颇大；而他在戏曲语言、结构、音律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古代戏曲理论史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关于徐复祚戏曲方面的成就，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丰，但资料大多取自徐复祚《曲论》^①。而抄本不但可以增补《曲论》的内容，还能够让我们重新认识徐复祚的戏曲创作和曲论，引发研究者的思考。姑举数则抄录于下：

余作《投梭记》，演谢幼与折齿事。中有王处仲杀周戴，云归其罪于王导，大要谓敦之逆，导实阴左右之。与史所记绝不同，村中春社优又演之，或问余曰：“王导江左夷吾，宋儒以为中兴贤佐，而子疵之，至比于宰嚭，何与？”（《投梭》）

愚以为侃之讥导，非讥其才略也，直讥其心事耳。故投梭之作，实祖此以阐扬之，窃以为千古铁案，即晋灵之杀董狐，归狱于盾，不严于此。若夫问答之间，影响捏造，此传奇之体，非此不能成也。（《投梭》）

传奇中枝梧不足深辨，即毋其人亦不妨矣。（《韩湘》）

传奇之作，以奇而传也，不奇胡传。（《义乳》）

上述资料中，作者结合具体作品论述了传奇的文体特征，所谓“传奇之体”。作者认为：“传奇之作，以奇传也，不奇胡传？”明确认定“奇”是传奇戏曲的首要特性。而在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上，作者也表现出了非常通达的态度，认为“影响捏造”即“传奇之体”的本相，甚至“传奇中枝梧不足深辨，即其人亦不妨矣”。这些材料放在晚明戏曲创作和理论的背景之下，可看出徐复祚戏曲创作思想的独特性。

抄本还记录了不少徐复祚的观演活动。徐复祚是一位既有理论基础，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戏曲家，

^① 对于徐复祚曲作和曲论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参考《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曲论》，黄仕忠先生辑的《南北词广韵选》批语，也间有征引者。按：关于《南北词广韵选》的作者问题，学界一致认为是徐复祚所撰，且从无疑义。但笔者仔细阅读了徐复祚的相关文献后，颇感这一学界公认的“事实”，并非无懈可击。此书原为郑振铎先生1933年于厂甸书摊购买，后其在《西谛所藏散曲目录》中说道：“《也是园书目》著录此书，未详编者姓氏。按书中附注甚多，每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相出入，疑即复祚编。抄手甚工，似为待刊稿本，以广沈氏之《南词韵选》，故名曰《广韵选》。”学界对于此书作者的断定，似乎就是从此开始的。但这则提要中，郑先生只是怀疑此书为徐复祚所撰，并未下定论。而笔者怀疑此书作者的原因有四：一、此书没有作者署名，而徐复祚其他著作均有其相关署名。二、据笔者所见资料，明清有关徐复祚的资料中均未提及其撰写此书。三、徐复祚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未提及有关此书的信息。四、《也是园书目》编于康熙年间，此距徐复祚卒年不远。而钱曾作为藏书家，近在一邑，尚不知晓何人所作，可见此书作者确实难以详考。另外，从此书的批语与《委谈》内容有重合来断定为徐复祚所作，似乎还存在其他可能。但笔者的怀疑证据并不充分，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应从旧说。笔者只想在这里提出这一疑惑，以供参考。

他的戏曲实践,不仅仅表现在其创作的诸多戏曲作品上,还在于他积极参与戏曲演出活动。钱谦益曾在《徐阳初小令》跋文中称其“所制红梨花院本,穷日落月,身自教演”^①。而其观剧活动也颇为频繁,如抄本卷七《韩湘》云:“或见演昌黎蓝关事戏文。”《鸿门》云:“或见演《鸿门宴》传奇。”《义乳》云:“或见演《义乳》传奇。”等等。《雉》一则还介绍了作者在北京除夕看雉戏的经历。这些资料让我们更加相信,徐复祚优秀的戏曲创作和曲学理论,与他积极投身于戏曲实践活动是紧密相关的。晚明戏曲家多有家班,他们写戏、看戏、导戏,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戏曲家从实践中获得大量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回过头来指导其创作,这种从“案头”到“场上”的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戏曲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成熟,在中国古代戏曲发展中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4. 有助于晚明文化尤其是吴中地区民俗文化、乡邦掌故的研究

在抄本保留的文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晚明时期特别是吴中地区民俗文化和乡邦掌故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有着突出的史料价值。虽然有些内容是抄撮“诸家丛说”而来,但大部分都不见于其他笔记类著作中。如《先王父》一卷对于晚明的名人轶事记载颇多,除了上文所论及的《李卓吾》一则,还有《文太史》《杨铁崖》《俞先生》等,作者对这些名人轶事的叙述颇能娓娓道来,且叙议结合,或褒或贬。而有些人物则与作者有过交游,更增加了这些资料的可信性。又如卷七中的《国凶》《冠制》《宅制》,作者详细介绍了明初相关的典章制度,及其在晚明的演变;《妇人拜》《拜》是对明人礼仪的记述;《节气歌》《立春歌》《推闰歌》记载了明代民众对于节气变化的总结;《避煞》《风水》《做七》是对民间习俗的质疑和辨证;《忏悔》《双修》《地狱》三则中,有对晚明时期宗教世俗化的批判,也有对僧人丑行的揭露;《屠苏》《端午》《盂兰盆》《社》《禁火拔楔》是对节日民俗的记述,等等。这些内容均以“村民问”“村老答”的形式成篇,作者的视野广阔,记述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但《委谈》并不像其他笔记那样只是简单地记述闻,而是能对一个事物追本溯源,加以辨析,在一种今昔对比中,作者往往感叹现实社会风气的不断恶化,如同《酒醋》文末所云:“呜呼!安所得中山酒一石,令我终日昏昏不醒,免开眼睹此苦婆娑世界乎?”这仿佛是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在晚明文人心中的投影。

总之,《三家村老委谈》的六种清代抄本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具有版本、文献、史料等多方面的价值。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徐复祚的研究大多借助于通行汇钞本,而对抄本的存在了解不足,即便有学者对其中的一两种抄本进行披露,也只简单介绍,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抛砖引玉,希望这些抄本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利用,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

附记:笔者此次访书过程中,得到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南京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成泽麻子女士的热心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作者简介] 张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石 雷)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1页。